

## 論「V到」結構的歷史發展

王錦慧\*

### 摘要

現代漢語普通話中，「V到」結構的「到」可作為趨向補語、動相補語、結構助詞。藉由歷史文獻，窺得歷時演變中，誘發「V到」由連動結構重新分析為趨向述補結構，動因是「到」不與前一動詞共承同一主語。此種用法最先出現在「到」的功能是指動補語、指受補語，再類推到指施補語，整個過程唐五代已經完成。

本文認為動相補語以及結構助詞都是由趨向補語發展而來，動相補語與結構助詞之間並不存在演變關係。綜觀「到」的語法化，「到」後句法環境改變比「到」前搭配不同的動詞類型起著決定作用。每個語法化階段的「到」，或多或少都受到原先表「到達」的動詞語義制約，也常與表終點意涵的處所詞產生聯繫，此種現象可以「滯留」原則解釋。

關鍵詞：到、趨向補語、動相補語、結構助詞、語法化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V *Dao*” Structure

Wang Jin-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modern Mandarin, the “*Dao*” in the structure of “V *Dao*” can serve as a directional complement, phase complement, and a structural auxiliary.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V *Dao*” has been induced to be reanalyzed from the serial verb structure to the directional predicate complement structure in diachronic development. The reason is that “*Dao*” does not possess the same subject with its preceding verb. This usage that first appeared on “*Dao*” function, is referential verb complement and referential object complement, then analogizing to referential agent complement. The whole process had been completed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phase complement and structural auxiliary are developed from directional complement and no derivational relationship is found between phase complement and structural auxiliary.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Dao*” grammaticalization, the change of syntactic contexts after “*Dao*” is more dominant than syntactic contexts before “*Dao*,” in terms of determining the collocation with different verb types. Every stage of “*Dao*” grammaticalization is more or less constrained by verbs, which originally mean “arrival,” and associated with locative phrases, which imply ending. This phenomenon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persistence” principle.

**Keywords:** *Dao* (“arriv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phase complement, structural auxiliary, grammaticalization

# 論「V到」結構的歷史發展\*

王錦慧

## 一、前言

《說文》：「到，至也。」可知動詞「到」的語義是「到達、抵達」。最早與「到」相關的賓語是終點處所，如《史記·六國年表》：「伐宋，到彭城。」從認知語法理論中的意象圖式（image schema）來看，可以路徑圖式解釋。「到」的動作過程包括「起點—路徑—終點」，沈家煊（1995：370）：「有界動作在時間軸上有一個起始點和一個終止點」，所以「到」是個有界動詞，在時間與空間上，所強調的是動作的終點，相對地起點常是隱含不出現。「到」也是個趨向動詞，表示從某一處所（起點）移到另一處所（終點）。

現代漢語中，動詞「到」可單用，也可擺在動詞後頭，形成「V+到+(X)」結構。對於「V+到+X」的「X」，如果由表動作終點的處所詞、時間詞充當，學界大抵有兩種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到」是介詞，如侯學超（1998）、馬貝加（2002）、張楨（2002）、陳昌來（2002）。其中，馬貝加（2002）、張楨（2002）是從歷史語法角度說明介詞「到」產生的時代與動因，二人對介詞「到」出現的時間點觀察不一，張楨以為唐代介詞「到」可引進動作行為的歸結點，馬貝加則提前至漢代，能表示時間的終到點。侯學超（1998：128-130）將介詞「到」功能分為「表示時間、處所、程度或狀態等」，其中，表示程度或狀態合為一類，外在形式是「述語（動/形）+〔到+體詞、體詞短語/謂詞、謂詞短語〕」。值得注意的是介詞一般並不具引介「程度或狀態」的作用，所以「到」後成分表「程度或狀態」，「到」的功能不宜擺在介詞範疇。另一種意見認為「到」是動詞，與它前面的動詞成分構成動補結構，成為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100-2410-H-003-049-MY2）部分成果。

補語的功能，如呂叔湘（1980 / 2008）、朱德熙（1982）、劉月華等（2001）。朱德熙（1985：54-55）以「爬到山頂上」為例，說明介詞說不可行，理由是「『爬到』不但可以單說（爬到了 | 沒爬到），而且當中還可以插入『得』或『不』，轉化成表示可能性的述補結構（爬得到 | 爬不到）。所以最合理的看法是把『到』看成『爬』的補語，把『山頂上』看成述補結構『爬到』的賓語。」胡裕樹、范曉（1995：347）提出四點表示介詞說法解釋不通，其中兩點與朱德熙觀點相同，另兩點是「介詞不能跟『了』、『過』結合」、「介詞後一般不可能出現謂詞性成分」，但是「到」都具有此種語法屬性。根據語言事實，介詞的賓語可以是體詞性，也可以是謂詞性。<sup>1</sup>因此，「介詞後一般不可能出現謂詞性成分」的觀點無法作為論述依據。本文贊成胡裕樹、范曉（1995：347）其中的三點：「V 到」可以單說、可以插入「得」或「不」、後頭能帶「了」、「過」。不管是歷史文獻或現代漢語，都可找到證據。<sup>2</sup>例如<sup>3</sup>：

- (1) a. 約有辰牌時分，等莊上柴還不送到。（醒世姻緣·第九回）  
b. 賬單送到，絕對是讓你昏倒的數字。（平衡語料庫）
- (2) a. 且說玉奴走得到家，天已微亮，把門一看，見是鎖的。（歡喜冤家·第十一回）  
b. 走路走得到的地方，就不要浪費錢坐計程車。（聯合知識庫）
- (3) a. 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知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朱子語類·卷64）  
b. 分明就是個「斷頭」車道，根本走不到蘆竹鄉。（聯合知識庫）
- (4) a. 走到了房前，只見門窗關得鐵桶相似。（二刻拍案驚奇·卷10）  
b. 只走到了巷口，便站住了。（聯合知識庫）

<sup>1</sup> 此議題的討論，可參見陳昌來（2002：123-126）。

<sup>2</sup> 有關例句（1-4），a 是歷史文獻，以近代漢語宋至清的語料為主；b 則是現代漢語，取自「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以及「聯合知識庫」。分成 a 與 b，可方便窺得「V 到」在古今的用法。

<sup>3</sup> 本文所引用古代漢語語料，透過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而得。有關現代漢語語料，主要取自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http://db1x.sinica.edu.tw/kiwi/mkiwi/>）以及聯合報「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上網搜尋時間大抵在 2010 年 7-8 月以及 2011 年 7 月。

有關現代漢語「V到」結構，呂叔湘（1980 / 2008：127-128）根據與「到」搭配的前後成分特點分成五種形式：1.動+到〔+名（受事）〕：我說到一定做到、我今天收到了一封信；2.動+到+名（處所）：他一直把我送到村口；3.動+到+名（時間）：等到明年暑假我再來看你；4.動／形+到+名：事情已經發展到十分嚴重的地步；5.形+到+動／小句：聲音高到不能再高了。<sup>4</sup>呂叔湘認為第4類的「到」是「表示動作或性質狀態達到某種程度」，第5類的「到」是「表示狀態達到的程度。『到』的作用接近於引進結果——情態補語的助詞『得』，多數例句可以改用『得』。」據此可知，4、5兩類的「到」都是表示達到某種程度，但是第5類的「到」比第4類的「到」語法功能更虛。朱德熙（1982：130-132）將「到」後的類型分成處所賓語、時間賓語、一般賓語、謂詞性賓語四類。其中，「謂詞性賓語」是為了與前三個體詞性賓語作區隔，別立一類。根據使用情形，「謂詞性賓語」在語義表達上，可以相當時間賓語、一般賓語，以及表示程度高。對於「表示程度高」的用法相當於呂叔湘的第5類。劉月華（1998：400-413）、（2001：569-570）將「V到」結構的「到」歸為趨向補語，有趨向意義、結果意義兩種用法。相較於呂叔湘的歸類，劉月華的趨向意義包括呂叔湘的第2、3、4類，結果意義相當呂叔湘的第1類，但是呂叔湘的第5類並未討論。

綜結呂叔湘、朱德熙、劉月華的歸類，我們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呂叔湘第4、5兩類的「到」功能上有何區別？「到」後成分的類型差別何在？對於呂叔湘的第4類，劉月華（1998：400-413）、（2001：569-570）當作趨向補語<sup>5</sup>，是「趨向意義的比喻用法」，表示達到「程度的一個點」。劉子瑜（2006：54）透過歷史文獻，認為「含有『動作發生或狀態持續以後而達到某種地步』的意思，這種結果帶有程度意味」，意謂著此種用法的「到」是結果補語。本文贊成劉月華的說法，理由是「到」後成分雖帶有某一程度義，仍然是抽象的處所賓語，這是藉由語用推理的隱喻過程

<sup>4</sup> 觀察實際言語使用情形，第5類的「到」前也可搭配動詞，如：佩服到五體投地、笑到合不攏嘴。（聯合知識庫）

<sup>5</sup> 為了行文方便，本文將劉月華（1998）、（2001）表趨向意義的趨向補語直接稱為趨向補語，表結果意義的趨向補語稱為結果補語。另劉月華（1998）、（2001）尚有表狀態意義的趨向補語，本文稱為動相補語。。

(metaphorical processes) 而產生，「到」仍隱含著發展變化中的抽象位移。古今文獻中，趨向動詞「到」也有此種用法。例如：

- (5) a. 到這田地，功夫大段周密了。(朱子語類·卷 61)  
 b. 但聖人須要說到這田地，教人知「明明德」三句。(朱子語類·卷 15)
- (6) a. 到這地步，就不可收拾了。(聯合知識庫)  
 b. 大局發展到這地步，的確使人心驚。(聯合知識庫)

例(5、6)，a句「到」是趨向動詞，b句是趨向補語，「到」後成分都是抽象處所賓語。呂叔湘認為第5類的「到」作用接近「得」。朱德熙(1982:132)與呂叔湘觀點相同，以為「把其中的『到』換成動詞後綴『得』，這類格式就轉換成表示狀態的述補結構了。」我們可以說這種用法的「到」是表程度的「結構助詞」<sup>6</sup>，「到」後成分是一種程度作用的描寫，相當程度補語，整個結構是程度述補式。從語義虛實來看，「趨向補語」仍具有動詞性質，語義較實，「結構助詞」是高精度語法詞，只起功能上的連接作用。前者動詞與「到」之間可以插入「得」或「不」，例如：

- (7) a. 直饒爾磨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碧巖錄·卷 9)  
 b. 韓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做得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正。(朱子語類·卷 93)  
 c. 靖康時，直弄得到這般田地！(朱子語類·卷 127)  
 d. 我們能做得到這種地步，蘇俄迎頭趕上也只是時間問題。(聯合知識庫)  
 e. 當然只到寺廟待上一兩天，是做不到這樣的程度的。(聯合知識庫)  
 f. 她是達不到這地步的。(聯合知識庫)

對於呂叔湘第1類的「到」，劉月華(1998:400-413)、(2001:569-570)當作結果補語，吳福祥(2006:290)探討南方方言的補語標記，將此種「到」歸為動相補語。一般結果補語與動相補語的區別是前者著重整個動作事件的結果，後者強調

<sup>6</sup> 本文「結構助詞」的名稱是沿用劉子瑜(2006)的說法，相當吳福祥(2006)的「補語標記」，Lai(2002)的「補語連詞(complementizer)」。吳福祥對於「到」作為「補語標記」，行文中有時又稱「狀態補語標記」，有時又言「狀態、程度補語標記」。顯現「狀態」一詞似可含括「程度」，為能確切掌握「到」的功能，有必要給予精確的名稱。本文認為結構助詞「到」後接成分是程度補語，如採吳福祥「補語標記」的說法，可稱為「程度補語標記」。

動作狀態的完成或實現。由於動詞「到」表「到達、抵達」義，強調物理世界空間移動最後所處的終結點，可以隱喻擴展到非物理世界心理空間欲達到的目的，此時「到」表「達到」義，如：實力已到水準、臺灣服務品質仍不到及格標準。(聯合知識庫)當獲取義動詞、逢遇義動詞、心理生理感受動詞、言語思維感官動詞與「到」搭配<sup>7</sup>，形成述補複合動詞，如「拿到、找到，碰到、遇到，感到、吃到，說到、想到」，隨著「到」具有「達到目的」的語義特點，可使整個結構轉變成「瞬成動詞(achievement verb)」。因此，將此種用法的「到」當作動相補語會比結果補語更符合其屬性。作為動相補語的「到」後頭出現成分是受事賓語。<sup>8</sup>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現代漢語「V到」結構中的「到」有趨向補語、動相補語、結構助詞三種，其中趨向補語的功能是表示時間或空間位移到某一個具體或抽象的終點，動相補語的功能是表示動作的瞬間完成、實現，結構助詞的功能是起連接作用並隱含所累積達到的程度<sup>9</sup>；對應句式與相關例子如下：

### (一) 趨向補語

#### 1、V+到(+處所賓語)

- (8) 清華大學五分鐘就可走到。(平衡語料庫)
- (9) 我加快腳步，一口氣跑到大操場。(平衡語料庫)
- (10) 一滴都不會漏到油瓶外面。(平衡語料庫)

#### 2、V+到+時間賓語

- (11) 周休不上班，睡到下午一、兩點才下樓來吃飯。(聯合知識庫)
- (12) 去年春天最好的春茶，放到今年也要失味。(平衡語料庫)

#### 3、V+到+處所賓語(隱含程度)

<sup>7</sup> 此四類動詞主要根據劉月華(1998:407-409)歸類。

<sup>8</sup> 本文的「受事賓語」相當朱德熙(1982)的「一般賓語」。

<sup>9</sup> 有關「到」各種用法的來源與特點，請見本文第二節。

- (13) 家庭紛擾失和，鬧到要離婚的地步。(平衡語料庫)
- (14) 你要把理性的能力發揮到極限。(平衡語料庫)
- (15) 大家都說景氣不好，到底壞到什麼地步? (聯合知識庫)
- (16) 政府會糊塗到這樣的地步嗎? (聯合知識庫)

## (二) 動相補語

### 1、V+到(+受事實語)

- (17) 八十元的雖然好吃又營養，卻不容易買到。(聯合知識庫)
- (18) 你既然已經答應他了，就一定要做到。(平衡語料庫)
- (19) 事情遇到了就要承擔。(聯合知識庫)
- (20) 港商在上海搶到不少一級地段的商業地產，已經獲利。(聯合知識庫)
- (21) 整天一直下著大雨，下午我們還在海上看到一道威猛的閃電，並聽到隆隆的雷聲。(聯合知識庫)
- (22) 談到交朋友，想不到小朋友也是心有千千結。(平衡語料庫)

## (三) 結構助詞

### 1、V+到+程度補語

- (23) 店面市場真是冷到不行。(聯合知識庫)
- (24) 化妝品汰舊換的速度，快到令人眼花撩亂。(聯合知識庫)
- (25) 想到頭髮都白了，但很值得! (聯合知識庫)
- (26) 臺灣那麼大，70%都是山，走到兩腿發麻，也不收你一毛錢。(聯合知識庫)

以上各種「V到」結構，可以透過歷史文獻找到相關用法以及尋繹演變過程。有關「到」的語法化過程，Lai (2002) 從句法結構與語意兩方面觀察客語「到」的語法化過程是：動詞 (verb) > 副動詞 (coverb) > 補語連詞 (complementizer) > 動詞



補語 (verbal complement)。江敏華 (2007: 246) 從漢語語法史及方言比較的角度，認為 Lai (2002) 後面兩個語法化階段或許應該顛倒過來。本文贊成江敏華 (2007) 的觀點，如果從語義虛實來看，補語連詞比動詞補語虛化程度高。江敏華 (2007: 247) 將客語「到」的演變過程擬為：動詞 > 介詞 > 結果補語 > (動相補語) > (完成體標記) > 狀態補語標記。<sup>10</sup> 吳福祥 (2010: 102-105) 揭示漢語方言趨向動詞存在四個語法化模式，其中之一是：「趨向動詞 > 補語標記」——趨向動詞 > 趨向補語 > 動相補語 > 補語標記。根據吳福祥 (2006: 287-290)，「到」屬於此種演變模式。諸家說法或有差異，大抵以為方言中「到」的語法化只有一條路線。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本文第二節結合歷史文獻作考察，重新檢視漢語史中「V 到」結構的發展，發現結構助詞「到」是直接由趨向補語演變而來，未經過動相補語這道環節。認為「到」由趨向動詞演變為趨向補語之後，產生兩條路線，分別是動相補語以及結構助詞。第三節根據語法化理論的「滯留 (persistence)」原則<sup>11</sup>，歸得「到」的各種用法一直受到原先表「到達」的動詞語義制約。同時，語法化過程中，「到」後句法環境改變起著決定作用。第四節是結論。

## 二、歷時演變中「V 到」結構的發展情況

### (一) 連謂結構 > 趨向述補結構

「V 到」結構最早出現於連謂結構「V + 到 + 處所賓語」中，「到」與前面動詞共承同一施事主語，前面動詞以位移動詞為主，帶具體空間移動特點，表示施事藉由位移動作而到達某一處所。早期例子見於戰國、西漢：

<sup>10</sup> Lai (2002)「副動詞」，具有動詞以及介詞的語法功能，或可稱為「介動詞」，相當江敏華 (2007) 的「介詞」。如果從「V 到」可以單說、可以插入「得」或「不」、後頭能帶「了」、「過」三個角度來看，這種用法的「到」當作補語比介詞適合。

<sup>11</sup> 參見 Hopper (1991)、Hopper & Traugott (2003)。

- (27)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莊子·盜蹠)
- (28) 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史記·樊鄴滕灌列傳)
- (29) 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史記·滑稽列傳)
- (30) 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史記·大宛列傳)

「V+到+處所賓語」能進一步發展成「到」既可以表示施事的運動趨向，也可以表示受事隨著主體的動作而到達動作行為的歸結點，「V到」仍是連謂結構，例如：

- (31) (灌嬰)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史記·樊鄴滕灌列傳)

例(31)「送漢王到雒陽」是「灌嬰送漢王，灌嬰與漢王都到雒陽」的意思，「到」兼表施事(灌嬰)與受事(漢王)的位移。

「V到」由連謂結構重新分析為趨向述補結構，劉子瑜(2006:55):「東漢以前的『到』字結構，充當『V』的動詞是『行走』義動詞，『V到O』是連謂式；東漢六朝時期，非『行走』義行為動詞出現在『到』前，『V到』結構變性為趨向述補結構。」認為導致結構重新分析是「到」前動詞特徵由行走義變成非行走義造成的。

「到」前搭配動詞是「行走」義或「非行走」義的差別，在於後者出現受事對象，此與指受補語「到」的形成有關。對於趨向補語「到」的產生，本文以為應該分成指向受事、指向施事、指向動詞三個面向觀察。

前舉例(31)屬於「V+受事賓語+到+處所賓語」形式，當受事賓語省略，成為「V+到+處所賓語」結構，「到」有動詞與趨向補語兩種可能。早期例子見於東漢六朝：

- (32) a.時羅剎王，飛空來取，擔到山中。……出值大王擔我至此。(賢愚經·卷11)
- b.爾時獵師，擔皮到國，奉上於王。(賢愚經·卷3)
- (33) a.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漢書·匈奴傳)
- b.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東觀漢記·卷9)
- c.便以車載珍寶，自往送到他國。(眾經撰集譬喻·卷下)
- d.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全唐文·卷473)

例(32a)前後出現「擔到山中」與「擔我至此」，「到」的實質動作義是很明顯的，相同的動詞「擔」，在例(32b)中出現受事賓語「皮」，「到」仍是動詞。例(33a、b、c)「送到國」、「送到郭外」、「送到他國」，根據前後文義，分別是「送二虜到國」、「送使君到郭外」、「送珍寶到他國」。其中「珍寶」是無生命的，凸顯受事對象非自主的位移義。相較於例(31)，由於受事賓語省略，例(33a、b、c)的「到」有動詞與趨向補語兩種可能，這是語法化過程中，舊形式重新分析為新結構而存在一個兩解並存的過渡階段。劉子瑜(2006:55)將例(32a)、(33a)逕當作趨向述補結構，忽略了語法化漸變過程中的過渡階段。如果受事賓語發生位置變動，由句中移至句首，如例(33d)，成為受事主語句，此時「到」已有一定程度的虛化，不與前一動詞「送」共承同一主語，表示受事對象「此錢」的位移趨向，屬於指受補語用法。梁銀峰(2005/2007:40)：「在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語用因素的誘發，趨向連動結構中的三類句法成分，即施事主語(句首)、處所賓語(句末)和受事賓語(句中)發生位置的變動，他們相應地變為施事主語(句末)、處所賓語(句中)和受事話題(句首)，從而導致趨向連動結構發生重新分析；結構分析最終帶來表層形式的變化。」梁銀峰(2005/2007)言及受事賓語由句中移到句首成為受事話題的語序變化，指受補語「到」的產生與此相關。我們可以說「V+受事賓語+到+處所賓語」>「V〔+受事賓語〕+到+處所賓語」>「受事主語+V+到〔+處所賓語〕」，隨著句法格式改變，當受事賓語變成受事主語時，「到」只有趨向補語的可能。根據目前檢得的語言材料，唐代才完成指受補語用法。

「V 到」結構中，如果「到」的語義指向是針對「到」前的動作動詞，也可以是趨向述補結構，「到」是指動補語。歷史發展中，指動補語「到」出現時間最早，六朝時可以看到：

(34) 即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如實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復問黃門：「汝從何處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菌子。(撰集百緣經·卷6)

(35) 若掘到地，取汝根莖，段段斫斷。(佛本行集經·卷35)

例(34)、(35)「推」、「掘」都是動作動詞，不具位移性，藉由指動補語「到」，產生空間上的移動，移動終結點分別是「藺子」這個人的身上、「地」。

「V到」結構的「到」作為趨向補語，六朝至唐先後出現指向動詞、指向受事用法，對於「V」、「到」共承同一施事主語的連謂結構「V+到+處所賓語」起類推作用，重新分析為述補結構，產生指向施事用法。例如：

(36) 難陀走到佛前頭，禮拜如來雙淚流。(敦煌變文集新書·卷3)

(37) 其弟僧年當三十一，迤邐往到始興縣曹溪山。(祖堂集·卷3)

前舉例(27-30)與例(36-37)屬於同形異構，分別是連謂結構與述補結構。二者區別必須擺在語言大環境來看，上古漢語(先秦至西漢)中，動詞並列的連謂結構常會出現並列連詞「而」，雖然我們未看到「V而到」形式，但可找到與例(27-30)相關的「歸而之晉(史記)」、「入而賦(左傳)」、「往而學(左傳)」、「還而入(詩經)」，據此可推得例(27-30)仍是連謂結構。劉子瑜(2006:53)認為「漢末六朝時期的『V行走/非行走+到+處所詞』結構都可以看作是述補結構」，筆者以為一個語言現象要產生類推作用，必須是發展成熟而且使用頻率高。趨向補語「到」在六朝尚處於萌芽階段，產生類推的時間點應該往後到唐五代，才比較沒有爭議。

唐五代「V到」趨向述補結構發展成熟，此時可由空間具體位移轉為時間概念的抽象位移，這是透過「隱喻」而產生。例如：

(38) a.適會此日嶽神在廟中闕第三夫人，放到店中，夜至三更，使人娶之。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7)

b.通融放到明日，還有些些束羞(脩)。(敦煌變文集新書·卷7)

例(38)「到」搭配相同的動作動詞「放」，a表具體位移；b是抽象位移，「到」表示由某一時點到此一時點「明日」，整個時段的位移過程。

## (二) V到(趨向補語) > V到(動相補語)

「到」後所搭配的成分是受事賓語，「到」的功能將由趨向補語進一步語法化為動相補語，著重動作的瞬間完成、實現。此種用法最初在表動作實現的同時，仍隱

含位移，主要是發生在「到」前所搭配的是表獲取義的動作動詞，例如：

- (39) 迴兵行至阿姊家，捉到兩個外甥子安子永。(敦煌變文集新書·卷5)
- (40) 僧(昨)夜念經，更不是別人，即是新買到賤奴念經之聲。(敦煌變文集新書·卷6)
- (41) 相次收到江南諸軍員察兵士四千六百八十七人，今並放歸。(《全唐文》卷126)

例(39)除了表示「捉」動作的實現，獲得「兩個外甥子安子永」，還隱含著「兩個外甥子安子永」向著主事者所在位置位移。例(40)、(41)也是相同用法。顯現「到」由趨向補語發展為動相補語，搭配獲取義動詞，屬於演變中的過渡階段。當「到」搭配言語思維感官動詞〔例(42-46)〕、心理生理感受動詞〔例(47-51)〕、逢遇義動詞〔例(52-54)〕，並未涵蓋時間或空間的位移進程，而是強調動作達到目的或有結果的瞬間完成、實現，完成趨向補語到動相補語的語法化，早期例子在宋代《朱子語類》已經出現，同時「到」後的受事成分可以省略〔例(49b)〕，或是前移為受事主語〔例(42b)、(47)〕。

- (42) a.須思量到如何便超凡而達聖，今日為鄉人，明日為聖賢，如何會到此，便一聳拔！(朱子語類·卷117)
- b.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著脚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朱子語類·卷53)
- (43) 那小二把主人扯了一扯，到了外邊，說到：「這人不是好人，分明是個強盜。」(歡喜冤家·第二回)
- (44) 當下眾人散後，大家吃些東西，談到這樁事，也都覺得快心快意。(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一回)
- (45) 王臣沈思凝想了半日，忽想到假王福左眼是瞎的，恍然而悟。(醒世恆言·卷6)
- (46) 我早已料到你聽見這信必趕出來，所以打發梁材兼程進京。(兒女英雄傳·第十二回)

- (47) 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吃不到，醫治不好，死了。(繡像金瓶梅詞話·第九回)
- (48) 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繡像金瓶梅詞話·第十二回)
- (49) a.只是他已見到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肯下來理會！  
(朱子語類·卷121)  
b.仲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陷於私。(朱子語類·卷43)
- (50) 悄地點個燈去，打一看，看到楊八老面貌，有些疑惑。(喻世明言·卷18)
- (51) 姑娘道：「惹厭！」那尹先生聽到「惹厭」兩個字，他轉呼呼大笑說……。  
(兒女英雄傳·第十七回)
- (52) 早知是師父住在我丈人家，我就來拜接，怎麼又受到許多周折？(西遊記·第十九回)
- (53) 又遇到一個富貴公子，一發喜出望外。(歧路燈·第十五回)
- (54) 一日也是同親戚姊妹下棋，下未數著，竟碰到譜上一個套子。(鏡花緣·第七十三回)

### (三) V 到 (趨向補語) > V 到 (結構助詞)

劉子瑜(2006:55)透過歷史文獻與粵方言，對於「V 到」演變，提出「獨立動詞→連謂式中後項動詞→『V 到 O』述補結構中作補語(方向義→結果義)→『V 到 C』述補結構中作結構助詞」的看法。認為「V 到+時間詞」、「V 到+數(量)詞」、「V 到+強調程度的名詞性詞組或代詞」，「到」的功能是結果補語，可進一步發展「到」後出現謂詞性指代詞、各式謂詞性詞組，強調動作結果所達到的程度，「到」是結構助詞。按劉文並未針對「V 到+受事賓語」進行討論，也未說明結構助詞「到」產生的誘因。劉文所謂的結果補語用法，實際上仍帶有抽象的位移過程，「到」仍是趨向補語用法，相關論證參見本小節與第三節所述。至於結構助詞「到」的用法不能光憑謂詞性結構判斷，因為有可能出現體詞化的情形。據此，有關「V 到(趨向補語) > V 到(結構助詞)」的語法化過程說明於下。

趨向補語「到」後頭搭配的成分可以由具體的處所賓語，透過隱喻，產生抽象的處所賓語。例如：

(55) a. 問到遮裏，為什麼卻道不得。(景德傳燈錄·卷15)

b. 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朱子語類·卷10)

例(55)整個「V到」結構表示動作進行是從某一起始點到特定終結點「這(遮)裏」所達到的量度。由於「終點」的語義屬性具極致性，可含有最高層級的意思。以《朱子語錄》為例作說明：

(56) 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朱子語類·卷126)

(57) 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處。(朱子語類·卷14)

(58) 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朱子語類·卷106)

(59) 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朱子語類·卷18)

(60) 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朱子語類·卷11)

(61) 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朱子語類·卷11)

(62) 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處。(朱子語類·卷24)

例(56-62)共同點是「到」後賓語全部有「處」字，整個結構可視為抽象處所詞。語義上帶有「極盡」、「無所不在」的最高層級意涵。如例(56)表示一重皮又一重皮地剝，最後是「極盡無可剝處」。例(60-62)出現表逐指義的「事事」、「節節」，指每一事、每一節都要到最極致處，此極致處隱含著動作發生後所及的最高程度。如果處所詞本身受到帶狀態、性狀的描寫性詞語修飾，如「這般」、「如此」、「這」，可加強程度描摹作用：

(63) 某或問中已說多了，卻不說到這般處。(朱子語類·卷13)

(64) 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著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自住不得。(朱子語類·卷14)

(65) 聖卻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朱子語類·卷33)

(66) 如何修養得到這地位? (正統道藏·無垢子隨機應化錄)

隨著「到」前所搭配的調語成分由及物動作動詞擴及到狀態動詞、形容詞，更加凸顯「到」後處所結構程度作用的表達。而且此時「到」與狀態動詞、形容詞之間，不能像例(65、66)插入「得」修飾，例如：

(67) 戒慎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是從見聞處戒慎恐懼到那不睹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工夫盡頭。(朱子語類·卷62)

(68) 只是盛到極處，去不得，自是損了。(朱子語類·卷72)

(69) 鳳丫頭病到這地位，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紅樓夢·第一百五回)

(70) 老爺單是貴，貴到極處自然富起來；單是富，富到極處原從貴上起。(後紅樓夢·第二十九回)

當「V到」結構後帶程度義的成分由體詞擴展到調詞，有的調詞實具有體詞性，例如：

(71) a.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朱子語類·卷6)

b.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朱子語類·卷96)

(72) 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朱子語類·卷12)

(73) 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 (朱子語類·卷113)

(74) 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朱子語類·卷117)

(75) 唯是聖人，便事事窮到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朱子語類·卷55)

比較例(71a、b)，可知「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是「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的意思。例(72-75)「學到專一」、「涵養到剛勇」、「思量到極」、「事事窮到徹底」，根據文義，分別是「學到專一的地步」、「涵養到剛勇的境界」、「思量到極處」、「事事窮到徹底的地步」。這是由帶程度義的處所賓語到單表程度作用的補語的過渡用法。如果調詞不能以體詞性解釋，「到」可謂高度語法詞，主要起結構上的作用，語法化為程度標記的結構助詞。例如：



- (76) 學只是要一箇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己。(朱子語類·卷20)
- (77) 到發到極熱時，便是禮。(朱子語類·卷6)
- (78) 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朱子語類·卷84)
- (79) 及至問到他無話可支了，他才說是兩個騾夫請你到褚家住歇去了。(兒女英雄傳·第七回)
- (80) 我沒想到我這輩子也熬到作了親家太太了！(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七回)
- (81) 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語類·卷96)
- (82) 姑娘此時直感激到淚如雨下，無可再言。(兒女英雄傳·第二十四回)

此種由謂詞充當的程度補語結構多樣，可以由單一的形容詞作謂語〔例(76)〕，也可以是狀中〔例(77、78)〕、主謂〔例(79)〕、述賓〔例(80)〕、複句套合〔例(81、82)〕等短語形式。

#### (四) V到(動相補語)與V到(結構助詞)之間不存在演變關係

吳福祥(2006:290、293):「南方方言的狀態補語標記『到(倒)』也來自完成體標記(完成體助詞或動相補語)」、「閩方言裏的狀態補語標記邁『(到、甲、告)』只能是由表完成的動相補語演變而來。」吳文中雖勾擬出南方方言中的「到、邁」由動相補語演變為補語標記(相當本文「結構助詞」)的模式，但是並未說明這是如何形成的。透過本文二(二)、(三)兩小節的討論，藉由歷史文獻，可證得動相補語「到」與結構助詞「到」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演變關係，主要理由是二者的語義特徵無法在演變中產生聯繫。動相補語「到」著重動作的瞬間完成，即是強調整個位移過程中最終達到的目的，是一種時點的呈現。結構助詞「到」的功能除了起連接作用，尚隱含所累積達到的程度，是一種時段的呈現。因此，可以看到「V到(結構助詞)」結構中可出現與動作積累相關的起始點，如例(81)「自閨門衽席之微」，可與表持續義的副詞結合，如例(82)「直」，又如：

- (83) 他那裏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儒林

外史·第三回)

(84) 我想起這荒唐，掩住臉大笑，一直笑到氣喘不過來。(聯合知識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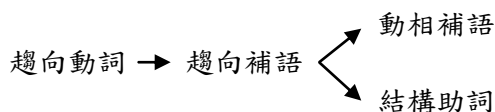
(85) 她就癡癡傻傻地笑著、喝著、喝著、笑著，一直喝到沉沉大醉。(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現代漢語語料庫)

所謂瞬間完成是起點與終點的結合，累積達到仍然伴隨著時間進程。從時間意義來看，既然已經是起點與終點瞬間結合，無法再溯及由起點累積而達到某一程度。因此，動相補語「到」無法語法化為結構助詞「到」。

### 三、對「V到」結構語法化過程的解釋

根據第二節所述，「到」作為趨向補語，萌芽於六朝，成熟於唐五代；動相補語的用法在唐五代逐漸形成，宋代出現典型用例；至於結構助詞，宋代才可窺得。從本文大量引用《朱子語類》中的相關語料，可知真正「到」字句各種類型蓬勃發展的時間點應是南宋。

有關「到」的語法化，由趨向動詞演變為趨向補語之後，產生兩條路線，分別是動相補語以及結構助詞：



「到」的這兩條演變路線始終擺脫不了表「到達」的動詞義制約，可以從兩方面說明此種現象。一是作為趨向補語的「到」，不管是具體位移或抽象位移，表示到達某一終結點；作為動相補語的「到」，表動作的完成、實現，帶有獲得義的內涵；這都與動詞「到」表到達義的語義相關。到達具有運行動作，涵括起點到終點，是一種位移；到達即是達到某一目的，是一種獲得。二是結構助詞「到」仍隱含「到達」動詞義，表示動作有一個增長的過程，達到所累積的程度。劉子瑜(2006: 54):「此

類『到』字句雖然在語義上似可補出隱含的『動作發生後達到某種地步或程度』的意思，但由於『到』後所接是對動作結果狀態所達到的程度進行強調的謂詞性成分，不再受『V 到』支配，『到』的實詞義盡失，可以與結構助詞『得』互換，已經語法化成了連接述語和補語的結構助詞，『到』字趨向補語結構變為『V 到 C』程度述補結構。」劉子瑜認為此種用法的「到」原先動詞義盡失，與結構助詞「得」相當。本文認為結構助詞「到」與「得」不能畫上等號，差別在於「到」主要是程度補語標記，「得」以狀態補語標記為主。對於二者不同，將另文討論。前舉例（76-82），光看補語，理解為表示動作狀態或是程度，都能說得通。之所以當作程度補語，是透過結構助詞「到」連接而判定的。如果「到」未隱含「到達」的動詞義，實無法逕將後頭成分當作程度補語。比較以下例子：

(86) a. 吃到醉醺醺時，便倒下繩床。(海上花列傳·第三十七回)

b. 洪善卿吃得醉醺醺的，接踵而至。(海上花列傳·第三十二回)

(87) a. 只是芸兒這東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

b. 如今璉兒的空把式也穿了，他鬧得這樣，叫他還有甚麼貼在裏頭？(後紅樓夢·第四回)

例（86）同樣是「醉醺醺」，a 當程度補語，指達到醉醺醺的程度；b 為狀態補語，表呈現醉醺醺的狀態。例（87）亦是，a 著重事件發展變化所達到的程度，b 強調事件發展變化所呈現的狀態。

對於語法化過程受到原始語義制約的現象，可以「滯留 (persistence)」解釋，根據 Hopper (1991)、Hopper & Traugott (2003)，即是「當一個形式經歷從詞彙項到語法項的語法化時，它原來的一些詞彙意義蹤跡往往會黏附著它，它的詞彙歷史上的具體細節會反映在對它的語法分布的制約上。這種現象被稱作『滯留』。」<sup>12</sup>由此可知，語法化中較早的意義會制約晚出的語義。受到「滯留」理論的影響，儲澤祥、謝曉明 (2002: 8) 提出「語義俯瞰 (meaning constraint)」觀點，主要說法是

<sup>12</sup> 此段翻譯見鮑爾·J·霍伯爾 & 伊莉莎白·克勞斯·特拉格特著，梁銀峰譯 (2008: 119)。

「漢語的實詞虛化，源詞是意義實在的實詞，虛化成虛詞（新詞）以後，實在的意義部分失去，但有失必有得，有弱化必有凸顯，與其說意義消失，不如說意義遷移。更重要的是，源詞的意義往往仍然控制或影響著新詞的意義或新詞分布的句法語義環境。」顯現實詞虛化後，作為虛化源頭的實詞對於新詞仍然有所影響。歷史發展中，動詞「到」的到達義，自然與終點處所詞產生聯繫，此種聯繫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到」作為趨向補語，不管是具體位移、抽象位移或位移中隱含程度，後接成分常離不開表終點意涵的處所詞，這就是動詞語義俯瞰著句法語義環境所產生的。「到」作為動相補語，整個「V 到」結構含有完成、實現的瞬成動詞特點，後接「受事賓語」表示所達到的目的、所獲得的結果，這也是動詞語義對它語法化後的句式分布產生制約。「到」作為結構助詞，雖以語法功能為主，仍然脫離不了原先到達義的規範，因此後頭所搭配的補語表動作所達程度。

「到」的語法化中多少黏附著「到達」義的蹤跡，促使「到」後句法環境常出現數詞或數量結構，表動作行為在數量上所累積、達到的成效。<sup>13</sup>對於表「數量」義的「V 到」結構，項開喜（2007：292）：「所謂的『數量』也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它涉及到物質世界中一切有『量』的意義的事物，時間的長短、距離的遠近、水平的高低、範圍的大小、數目的多少。在這類『V 到 NP』格式中，NP 是指示事物運動變化發展所處的某一階段、某一特定的點，整個格式表示從起始點到現時事物運動變化發展所完成的總量。」項開喜所指的「總量」是指從起點到某一特定點的總和，涵括整個動作事件由此到彼的過程，「到」是趨向補語。例如：

(88) a. 行不到二十餘里，只見滿地如銀。（水滸全傳·第十一回）

b. 初時街道還窄，走到三二里路，漸漸闊了。（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

(89) a. 莫學某看文字，看到六十一歲，方略見得道理恁地。（朱子語類·卷115）

b. 你每還好學里，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紀錄彙編·卷15）

<sup>13</sup> 項開喜（2007）將「V 到 NP」格式的句法語義特徵分成獲得義、位移義、數量義三類，其中數量義形式以數詞、數量結構為主，可見「到」後出現數詞、數量結構的頻率很高。

- c.正如說服到幾日效如此，又服到幾日效又如此。看來不須說效亦得，  
服到日子滿時，自然有效。(朱子語類·卷 15)
- (90) a.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  
(朱子語類·卷 59)
- b.纔說到六七句，便道仰山大王會打供。(朱子語類·卷 126)
- c.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朱子語類·卷 51)
- d.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朱子語類·卷 65)
- (91) a.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朱子語類·卷 21)
- b.伊川那一段，卻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朱子語類·卷 47)
- c.且如此段未說理會到十分，亦且理會七分。(朱子語類·卷 94)
- d.若是窮得三兩分，便未是格物。須是窮盡得到十分，方是格物。(朱子語類·卷 15)
- e.格到五六分者已為難得。(朱子語類·卷 130)

例(88)「到」表距離遠近間的具體位移，位移終點以概數表示。例(89)表時間長短的抽象位移，c 例含有時間進程，整段文義含括「幾日」、「又幾日」、「日子滿」三個特定時間點。例(90)表範圍大小、數量多寡的空間抽象位移。例(91)數量結構帶有分數概念，表示某一動作事件完成量的多少，同時也表示某一動作事件的進度如何。如(91a)「做到九分」，既是「做到全部的九分」，也是「做到九分的程度」。由「量」的累積數目到累積程度，可以當作是動作進行到某種地步的表述，「到」表達到某一程度的抽象位移。

「到」的語法化中，「到」後句法環境的改變比「到」前搭配不同的動詞類型起著決定作用。以搭配同一動詞的「V到」結構，但是「到」卻有不同的語法功能作說明：

- (92) a.若不與逐件理會，則雖讀到老，依舊是生底。(朱子語類·卷 118)  
到：趨向補語(時間抽象位移)
- b.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朱子語類·卷 104)  
到：趨向補語(隱含到某一程度的抽象位移)
- c.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朱子語類·卷 80)

到：結構助詞

(93) a. 昔日慶藏主說到這裏。豎手云：還見麼。(碧巖錄·卷10)

到：趨向補語(空間抽象位移)

b. 兩個直說到天明。(醒世恆言·卷3)

到：趨向補語(時間抽象位移)

c. 但聖人須要說到這田地，教人知「明明德」三句。(朱子語類·卷15)

到：趨向補語(隱含到某一程度的抽象位移)

d. 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未說到這箇。(朱子語類·卷73)

到：動相補語

e. 伊川第三說似未須說到如此深遠，正以其推言之耳。(朱子語類·卷32)

到：結構助詞

例(92、93)由同一動詞「讀」、「說」形成的「V到」結構，隨著「到」後是處所賓語、時間賓語、受事賓語、程度補語，「到」的語法功能也有所不同，此種現象乃是特定句法結構誘發「到」產生語法化。

## 四、結論

誘發「V到」結構由連動式重新分析為動趨式，內在動因是「到」不與前一動詞共承同一主語，最先出現在「到」的功能是指動補語、指受補語，再類推到指施補語，整個過程唐五代已經完成。歷史發展中，作為趨向補語的「到」，後接成分依序是：處所賓語>時間賓語>隱含程度的處所賓語，「到」的語義沿著：到達空間>到達時間>到達某一地步的軌跡虛化，這是透過隱喻作用而產生的。

根據吳福祥(2010:102-105)，方言中存在一個模式是：趨向動詞>趨向補語>動相補語>補語標記。「到」並未依循此一演變模式，本文認為由趨向補語發展出兩條路線，分別是：

趨向補語 > 動相補語

趨向補語 > 結構助詞

據此可知，動相補語「到」無法再語法化為結構助詞「到」。

前已言及「到」的語法化，「到」後句法環境改變比「到」前搭配不同的動詞類型起著決定作用。但是對於別的趨向動詞，有可能是所搭配的動詞產生影響。以「卻」為例，王錦慧（2009：193）提出受到所搭配動詞的語義制約是誘發「卻」語法化的主因，其中由結果補語到動相補語的演變，肇端於搭配帶去除義的瞬間動詞與形容詞。顯現演變的背後存在不同的誘發動因，是一種殊性表現。

劉子瑜（2006：56）：「粵方言中的『V 得 C』只用於表示狀態，表程度用『V 到 C』，二者呈互補分佈……從歷時語料看，表程度的『V 到 C』述補結構在歷時中能找到相關發展蹤跡，直至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也還有少數用例。」透過本文的討論，可知除了歷時演變中出現表程度的『V 到 C』述補結構，普通話中仍有不少用例。至於『V 到 C』述補結構在普通話或方言中主要承擔程度義的原因，乃是受到原先動詞的「到達」義制約所致。綜觀「到」字句的演變，從「滯留」原則來看，每個語法化階段的「到」，或多或少都受到原先動詞語義管控。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 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朱德熙：《語法答問》，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 \* 吳福祥：《語法化與漢語歷史語法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 2008。  
侯學超：《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胡裕樹、范曉：《動詞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  
馬貝加：《近代漢語介詞》，北京：中華書局，2002。  
陳昌來：《介詞與介引功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張楨：《漢語介詞詞組詞序的歷史演變》，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2。  
梁銀峰：《漢語趨向動詞的語法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
- \* 劉月華：《趨向補語通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
- \*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美〕鮑爾·J·霍伯爾 & 伊莉莎白·克勞斯·特拉格特著，梁銀峰譯：《語法化學說（第二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二、論文

- 王錦慧：〈「V - 卻 - (O)」結構演變研究〉，《中國學術年刊》31(2009)，頁 193-226。
- \* 江敏華：〈東勢客家話的動補結構初探〉，《中國語言學報》35.2(2007)，頁 225-266。  
吳福祥：〈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語法化與漢語歷史語法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頁 278-318。
- \* 吳福祥：〈漢語方言裡與趨向動詞相關的幾種語法化模式〉，《方言》2(2010)，頁 87-113。



沈家煊：〈「有界」與「無界」〉，《中國語文》5（1995），頁 367-380。

梁銀峰：〈論漢語趨向補語產生的句法動因——從東漢魏晉南北朝出現的三種句法格式談起〉，《漢語趨向動詞的語法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5 / 2007，頁 40-72。

\* 項開喜：〈與『V 到 NP』格式相關的句法語義相關問題〉，收入馬慶株主編：《漢語動詞和動詞性結構·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291-313。

\* 劉子瑜：〈試論粵方言『V 到 C』述補結構的語法化及其與『V 得 C』述補結構的互補分布〉，《語言研究》26：3（2006），頁 50-56。

\* 儲澤祥、謝曉明：〈漢語語法化研究中應重視的若干問題〉，《世界漢語教學》2（2002），頁 5-13。

Hopper, Paul,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Tiaugott and Heine* 1 (1991), pp.17-35.

Lai, Huei-ling (賴惠玲),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erb DO in Hakk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2 (2002), pp.370-391.

### 三、網路資料庫

「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央研究院語言所，網址：

<http://db1x.sinica.edu.tw/kiwi/mkiwi/>（2011 年 7 月 28 日上網）。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網址：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2011 年 7 月 28 日上網）。

「現代漢語語料庫」，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網址：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xiandai](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xiandai)（2011 年 7 月 28 日上網）。

「聯合知識庫」，聯合報，網址：<http://udndata.com/>（2011 年 7 月 28 日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u Ze-xiang and Xie Xiao-ming. "Some questions deserving consideration in the study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 (2002): 5-13.
- Jiang Min-Hua. "An Exploration of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Dongshi Hakk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5.2 (2007): 225-266.
- Liu Yue-hua. Pan Wen-yu and Gu Wei. *Practical Modern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 Liu Yue-hua. *Explanations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Liu Ziyu.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Dao(到)-C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Cantonese and the Grammatical Explanation of Its Mutually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to the V-De(得)-C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6.3 (2006): 50-56.
- Lü Shuxiang. *Modern Chinese eight hundred word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 2008.
- Wu Fuxiang. "Grammaticalization Patterns Related to the Directional Verbs in Chinese Dialects." *Dialect* 2 (2010): 87-113.
- Wu Fuxiang. *The Study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Mandarin History Grammar*. Hefei: An Hui Educational Press, 2006.
- Xiang, Kaixi. "'V' to 'NP' Grammatical Semantic Questions." In *The Chinese Verb and Verbal Constructions*, ed. Ma Qing-zhu, pp. 291-313.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Zhu Dexi. *A Grammar Handou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